

目 次

一八八七年

新年的苦难 最新酷刑速写 / 3

香槟 无赖汉的故事 / 10

严寒 / 17

乞丐 / 24

仇敌 / 30

善良的日耳曼人 / 44

黑暗 / 49

波连卡 / 54

醉汉 / 61

疏忽 / 68

薇罗琪卡 / 73

大斋的前夜 / 87

受气包 / 93

祸事 / 99

在家里 / 106

彩票 / 116
太早了! / 122
邂逅 / 128
伤寒 / 142
尘世忧患 / 149
在受难周 / 154
神秘 / 160
哥萨克 / 165
信 / 172
蟒和兔 / 185
春日 舞台独白 / 190
批评家 / 192
出事 车夫的故事 / 199
侦讯官 / 206
市民 / 212
沃洛嘉 / 219
幸福 献给亚·彼·波隆斯基 / 233
阴雨天 / 244
剧本 / 250
像这样的,大有人在 / 257
急救 / 265
不痛快的事 / 271
犯法 / 279
摘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 / 285

风滚草 旅途素描 / 296
父亲 / 312
美妙的结局 / 321
在车棚里 / 326
歹徒 目睹者的陈述 / 333
日食之前 一个幻梦剧的片断 / 338
齐诺琪卡 / 342
医生 / 349
塞壬 / 356
芦笛 / 362
报仇者 / 371
邮件 / 377
婚礼 / 384
逃亡者 / 391

题解 / 399

太早了！

沙尔诺沃村响起钟声，招人去做礼拜。太阳已经在天边吻着大地，满脸涨得通红，不久就要藏起来了。谢敏的小酒店新近改称饭馆，这个名称跟那糟糕的小木房、脱了草的房顶、一对昏暗不明的小窗子全不相称。如今这个饭馆里坐着两个打猎的农民。其中一个名叫菲里蒙·斯留恩卡，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人，原先是扎瓦林伯爵的家奴，干钳工手艺活，有一个时期在制钉厂里做工，由于酗酒和懒惰而被开除，现在靠他的老妻乞讨过活。他精瘦虚弱，胡子脱得疏疏落落，说起话来带着打唢呐的声音，每说一个字，右脸就抽搐一下，右肩也跟着牵动一下。另一个农民伊格纳特·利亚包夫却身体结实，肩膀很宽。他从来也不做什么事，老是沉默着，如今坐在墙角一大串小面包圈底下。房门朝里敞开，那门就在他身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因此斯留恩卡和酒店老板谢敏只看得见他带补丁的膝头、又长又粗的鼻子、从他密密层层而没有梳好的乱发里披散到额头上的一大绺头发。谢敏是个矮小有病的人，生着青筋暴起的长脖子和苍白的脸，站在柜台里边，带着悲哀的神情瞧着那串小面包圈，温顺地咳嗽着。

“要是你有头脑的话，现在就仔细想想看，”斯留恩卡对谢敏说，他的脸不住抽动。“那个东西放在你那儿，一点用场也派不上，对你什么好处也没有，我们却用得着。猎人缺了枪就跟诵经士没有嗓子一样。你那脑子应当明白，可你呢，我看，就是不明白，足见你这个人没有真正的头

脑。……拿给我！”

“你那管枪可是押在我这儿换了钱的！”谢敏用女人般尖细的嗓音说，深深地叹了口气，没有让眼睛离开那串小面包圈。“你先把你借去的那一个卢布还给我，再把枪拿走。”

“我一个卢布也没有，谢敏·米特利奇，我当着上帝的面对你说：你还给我那管枪，我今天就跟伊格纳希卡^①去打猎，明天再把枪送回来。我说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一准送回来。要是我不送回来，就叫我不管在这个世界上还是那个世界，都得不到幸福。”

“谢敏·米特利奇，你就拿给他吧！”伊格纳特·利亚包夫用男低音说，从他的声调可以听出他热切地希望他的要求得到满足。

“可是你们要枪干什么？”谢敏说着，叹口气，悲哀地摇头。“现在怎么能打猎呢？外头还是冬天，除了乌鸦和寒鸦以外，没什么可打的。”

“哪是什么冬天？难道这还算是冬天？”斯留恩卡说道，伸出手指头剔除烟斗里的烟灰。“时令当然还早，可是山鹑什么时候来，那可说不准。山鹑这种鸟儿，你得守着它才成。一个不巧，你在家坐着等，它却已经飞过去，你就此错过，那可就只好等到秋天再说了。……真有这样的事！山鹑比不得白嘴鸦。……去年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它就飞来了，前年却一直到了复活节后过了一个星期，它才飞来。是啊，你做做好事吧，谢敏·米特利奇，把枪拿给我们！让我们永世为你祷告上帝吧。说来倒霉，伊格纳希卡也把枪换酒喝了。唉，喝酒的时候倒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眼下……唉，这东西，这该死的白酒，当初就不该沾！真的，这是恶魔的血！拿给我们吧，谢敏·米特利奇！”

“不给！”谢敏说，两只黄手一齐按住胸口，仿佛做祷告似的。“做事得凭良心，菲里蒙努希卡^②。……押出去的东西不能白白拿回来，得先

^① 伊格纳特的爱称。

^② 菲里蒙的爱称。

付钱才成。……再说，你想想看，打鸟干什么？图什么？眼下是大斋节，打了鸟也没法吃啊。”

斯留恩卡跟利亚包夫难为情地面面相觑，叹口气，说：

“我们不过是要在树林里打那些飞过的山鹑罢了。”

“有什么好处呢？这都是胡闹。……按你那种体质，你也不该干这种胡闹的事。……伊格纳希卡呢，倒也怪不得他，他是个头脑糊涂的人，上帝没有给他头脑，可是你，谢天谢地，到底是个老头儿，快要死了。如今你该去做彻夜祈祷才对。”

谢敏提到年老，显然刺痛了斯留恩卡的心。他卡卡地嗽喉咙，皱起眉头，足足沉默了一分钟。

“你听我说，谢敏·米特利奇！”他激昂地说，站起来，不光是右脸抽搐，整个脸都在抽搐了。“我说真话，就跟当着上帝的面一样……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打雷劈死我，过了复活节，斯捷潘·库兹米奇就会给我做轮轴的钱，到那时候我就还你钱，不是一个卢布，而是两个！我说谎就叫上帝惩罚我！我这是在神像面前对你说这话，只求你把枪拿给我！”

“你拿给他吧！”利亚包夫用哀号的男低音说，可以听见他的呼吸多么急促，可以感到他有许多话要说，然而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拿给他吧！”

“不行，哥儿们，你们不必再求我，”谢敏说，叹口气，悲哀地摇头。“你们别引我犯罪。那管枪我不能给你们。不给钱就把押出去的东西收回，根本就没有这种道理。再说，找这种乐子有什么意思？你们走吧，求上帝保佑你们！”

斯留恩卡用袖子擦擦冒汗的脸，开始热烈地赌咒和央求。他在胸前画十字，对神像伸出胳膊，要他去世的父母来给他作证，可是谢敏仍旧温顺地瞧着那串小面包圈叹气。最后，一直没有动作的伊格纳希卡·利亚包夫猛地站起来，扑通一声跪在酒店老板面前，可是这也无济于事！

“叫你抱着我那管枪咽了气才好，恶魔！”斯留恩卡说，他的脸和肩膀一齐抽动。“叫你咽了气才好，你这瘟神，强盗的灵魂！”

他嘴里骂骂咧咧，摇着拳头，跟利亚包夫一块儿走出小酒店，在大道当中站住。

“他不给，该死的家伙！”他用要哭的声音说，愤愤不平地瞧着利亚包夫的脸。

“他不给！”利亚包夫用男低音说。

顶远的小木房的小窗子、酒店上面的棕鸟巢、杨树的树梢、教堂的十字架，全都闪着明亮的金光。这时候只能看见半边太阳了，太阳正回到过夜的地方去，眯着眼睛，射出一片红光，仿佛在快活地大笑似的。斯留恩卡和利亚包夫看见太阳右边，离村子两俄里远，现出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明朗的天空有些碎云不知往哪儿奔跑。他们感到今天傍晚一定晴朗，没有风。

“眼下正是时候啊，”斯留恩卡说，脸颊抽搐。“要是能去打一两个钟头的山鹑就好了。那个该死的，他不肯给枪，叫他咽了气才好。……”

“要是趁日落打飞过的山鹑，眼下正是时候……”利亚包夫结结巴巴地说，仿佛费了不小的劲。

他们站了一忽儿，两人都没说话，然后走出村外，瞧着那一带黑树林。树林上面，整个天空布满活动的黑点，那是白嘴鸦飞回去过夜。深棕色的耕地上，这儿那儿点缀着一块块白雪，让阳光微微染上一层金黄色。

“去年这时候，我在席甫吉村打山鹑来着，”斯留恩卡沉默很久以后说。“我打着三只哩。”

跟着又是沉默。两个人站住，对树林眺望很久，后来懒洋洋地走动，顺着村外泥泞的大路往前走。

“山鹑多半还没有飞来呢，”斯留恩卡说。“不过也许已经飞过来了。”

“柯斯特卡说还没有来。”

“也许没来。……谁知道呢！这一年跟那一年，情形往往不同。可是，好烂的泥地啊！”

“不过，还是应该去一趟。”

“可不是，应该去！为什么不去看看呢？尽可以去嘛。咱们不妨到树林里看一看。要是，就去对柯斯特卡说一声，再不然咱们自己也许能弄到枪，明天再来。真是倒霉呀，求上帝饶恕，必是魔鬼指引我把枪送到酒店去的！我难过得没法对你说了，伊格纳沙^①！”

两个猎人照这样谈着，走到树林跟前。太阳已经下山了，留下一长条火光般赤红的晚霞，有些地方给云切断。云的颜色叫人捉摸不定：边缘是红色，然而云本身时而是灰白色，时而是淡紫色，对面又是浅灰色。树林里，在云杉茂密的枝丫当中，在低矮的桦树林底下，已经是一片幽暗，只有边上那些面向太阳的枝条和枝条上面的肥芽、发亮的树皮，才在空中清楚地显出来。四下里有融化的雪水和腐烂的树叶的气味。这儿安安静静，没有一样东西动一动。远处传来白嘴鸦渐渐停息的叫声。

“现在要是能在席甫吉村打山鹑就好了，”斯留恩卡小声说，战战兢兢地瞧着利亚包夫。“那儿，日落时候可以打着好多山鹑哩。”

利亚包夫也战战兢兢地瞧着斯留恩卡，眼睛都不眨一下，嘻开了嘴。

“这正是好时令哟，”斯留恩卡用颤抖的嗓音小声说。“上帝送来多么好的春天啊。……大概山鹑已经来了。……怎么会不来呢。……如今白天挺暖和了。……早晨有好些仙鹤飞来，多得数不清！”

斯留恩卡和利亚包夫小心地踩着溶化的雪，脚陷在淤泥里，沿着树林边沿走了两百步左右，停住脚。他们脸上现出惊恐的神情，好像期待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而且可怕的东西。他们站在那儿不动，像是生了根，沉默

^① 伊格纳特的爱称。

着，他们的手渐渐做出一种姿势，好像两人都拿着枪，而且扳起了枪机。

一个大阴影从左边爬过来，罩住大地。昏暗的暮色来了。如果往右边看，从灌木丛和树干中间望出去，就可以看见一块块紫红色的晚霞。四下里安静而潮湿。……

“听不见啊，”斯留恩卡小声说，冷得缩起脖子，冻红的鼻子吸溜鼻涕。

不过，他给自己的低语声吓坏，不知朝什么人伸出一个指头，睁大眼睛，闭紧嘴唇。这时候响起轻微的碎裂声。两个猎人意味深长地互相看一眼，他们的眼光告诉对方说这声音没有什么道理，只是一根干枝子或者一块树皮碎裂了而已。黄昏的阴影越来越浓重，红色的晚霞渐渐暗淡，潮湿变得叫人难受了。两个猎人伫立很久，可是他们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随时等着空中会响起一种尖细的哨音，传来一种急叫声，像孩子干哑的咳嗽声那样，然后再响起翅膀的扇动声。

“不，什么也没听见！”斯留恩卡大声说，放下胳膊，开始眨巴眼睛。“大概它们还没来。”

“太早了！”

“说的就是，太早了。……”

两个猎人看不见彼此的脸了。天色很快地黑下来。

“大约还得等五天才成，”斯留恩卡说着，跟利亚包夫一块儿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太早了！”

两个人走回家去，一路上再也没有讲话。

邂逅

为什么他生着亮晶晶的眼睛，小小的耳朵，几乎滚圆的脑袋，就跟顶顶凶残的猛兽一样？

马克西莫夫^①

叶甫烈木·杰尼索夫愁闷地在空旷的土地上往四下里看。他口渴得难受，四肢酸痛。他的马也让炎阳晒着，筋疲力尽，很久没有吃东西，悲哀地垂下头。道路沿着高冈上一道不陡的斜坡滑下来，钻进一大片针叶林。远处的树顶跟蓝天连成一片，一眼望去，只能看见鸟儿懒散的飞翔以及空气的颤抖，这在十分炎热的夏日是常有的现象。树林像梯子那样一层高过一层，越远越高，仿佛这个可怕的绿色怪物没有尽头似的。

叶甫烈木从库尔斯克省他家乡的那个村子里赶着大车出来，为一个焚毁的教堂募集款项，以便重修。大车上放着喀山圣母的神像，经过雨淋日晒，已经有点褪色和斑驳了。神像前面放着一个白铁的大捐款箱，箱子四边往里凹进去，箱子盖上开着一个大口，大得足能塞进一块不小的黑麦蜜糖饼干。大车后面钉着一块白牌子，上面写着印刷体的大字，说某年某月某日玛里诺甫齐村内“出于上帝意旨，忽降大火，教堂焚毁”，经村社大会议决，并经有关当局批准，兹特派遣“热心赞助人士”四出募集款项，以便重修教堂云云。大车旁边的横木上挂着一口二十俄斤重的钟。

叶甫烈木怎么也弄不清自己来到什么地方了。大路前面那片广大的树林没有任何迹象向他表明附近有什么人家。他呆站了一忽儿，整一整皮马套，开始小心地赶着车子下坡。大车颠动一下，钟就发出响声，一时间打破了炎热的白昼那种死气沉沉的寂静。

在树林里等着叶甫烈木的是稠密闷人的空气，充满针叶、青苔、腐烂的树叶的气味。在这儿可以听见缠扰不休的蚊子的尖细哀叫声和这个行人低沉的脚步声。阳光从树叶之间射下来，滑过树干，滑过下面的枝子，落在密密层层铺着松针的黑色土地上，成为一小圈一小圈的光点。树干旁边，这儿那儿点缀着羊齿和可怜的岩悬钩子，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叶甫烈木在大车旁边走动，赶着那匹马，叫它快点走。偶尔，车轮轧过一条像蛇那样横穿大路的树根，那口钟就发出悲怆的叮当声，仿佛它也想休息了。

“你好，大叔！”叶甫烈木忽然听见一个尖利的喊叫声。“路上平安！”

原来路旁躺着个长腿的农民，头枕在一个蚁冢上，年纪三十岁上下，穿一件印花布衬衫和一条并非农民样式的瘦裤子，裤腿塞在褪色的短靴筒里。他脑袋旁边放着一顶文官制帽，完全褪了色，只有凭帽章留下的那块圆斑才能猜出这顶帽子本来是什么颜色。农民躺在那儿很不安静，在叶甫烈木瞧着他的那段时间，他不是扬起胳膊就是踢起腿，仿佛蚊子不住叮他，或者身上痒得忍不住似的。不过，他的服装也好，他的动作也好，都不及他的脸那么古怪。叶甫烈木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脸。他面色苍白，头发稀疏，下巴翘起来，脑门上披着额发，那张脸的侧影活像一弯新月。他的鼻子和耳朵小得出奇，眼睛一眯也不眯，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不动，像是傻子或者受惊的人。给这张古怪的脸添上最后一笔的是，他整个脑袋

① 马克西莫夫(1831—1901)，俄国作家，民族志学家。

似乎从两边往里挤扁，因而后脑壳往后突出，成了整齐的半圆形。

“教友，”叶甫烈木对他说，“这儿离村子还远吗？”

“不，不远。离玛洛耶村只有五俄里左右了。”

“我口渴极了！”

“怎么会不口渴！”古怪的农民说，冷冷一笑。“热得不得了！大概热到五十度了，或者还不止。……你叫什么名字？”

“叶甫烈木，小伙子。……”

“哦，我叫库兹玛。……你也许听到过媒婆爱说的那句话：我那库兹玛要成家，随便哪个姑娘都愿意嫁。”

库兹玛伸出一条腿，踩在车轮上，把嘴唇凑过去吻了吻神像。

“你要走远路吗？”他问。

“要走远路，教友！我已经到过库尔斯克，连莫斯科都去过，如今到下诺夫戈罗德去赶市集。”

“你在募款修教堂？”

“修教堂，小伙子。……为喀山圣母修教堂。……教堂烧掉了！”

“怎么会烧掉的？”

叶甫烈木懒洋洋地转动舌头，讲起在伊里亚节^①前，他们玛里诺甫齐村的教堂遭到雷击，起了火。事有凑巧，农民们和教士们正好在田野里。

“留在村里的小伙子看见冒烟，想敲警钟，可是大概先知伊里亚发了脾气，教堂的门锁着，整个钟楼统统被浓烟围住，所以没法打警钟。……等我们从田里回来，我的上帝，啊，教堂已经烧成一片火海，谁也不敢走到它跟前去了！”

库兹玛跟他并排走着，听他讲话。他没有喝酒，然而他走路却像是喝醉了酒，胳膊摇晃着，时而在大车旁边走，时而抢到大车前面去。……

^① 东正教节日，在8月2日。

“嗯，你怎么样？你是拿工钱还是怎么的？”他问。

“我拿什么工钱！我出来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由村社派来的。……”

“这样说，你是白出来一趟？”

“可谁会给我钱呢？我不是自己高兴才出来的，是村社派我出来的，不过话说回来，村社要替我收粮食，种黑麦，缴田赋。……所以也不能算是白跑！”

“那你自己靠什么生活呢？”

“讨饭。”

“你这匹骗马是村社的？”

“是村社的。……”

“那么，大叔。……你有烟吗？”

“我不抽烟，小伙子。”

“要是你的马死了，那你怎么办？你怎么赶路呢？”

“它怎么会死呢？死不了。……”

“那么要是……强盗来打劫你呢？”

饶舌的库兹玛还问了许多：如果叶甫烈木死了，这钱和马怎么办呢？万一捐款箱装满了，那人家还把钱往哪儿放呢？万一捐款箱的底掉下来，那怎么办呢？等等。叶甫烈木来不及答话，只有喘气的分儿，他惊奇地瞧着他的旅伴。

“你这个东西可是个大肚子汉！”库兹玛用拳头碰了碰那只捐款箱，唠叨说。“嘿，重得很！大概银卢布有不少吧，啊？说不定这里头全是银卢布？喂，你一路上募了很多钱吗？”

“我没数过，我不知道。人家放进去的既有铜板，也有银卢布，一共有多少，我就知道了。”

“也有人往里放钞票吗？”

“那些上流人，地主和商人，才给钞票。”

“哦？捐款箱里也有钞票？”

“不，钞票怎么能放在捐款箱里？钞票是软的，容易扯坏。……我把它揣在怀里了。”

“那你募到很多钞票吗？”

“募到二十六卢布。”

“二十六卢布的钞票！”库兹玛说，耸耸肩膀。“我们卡恰勃罗沃村修过一所教堂，随你去问谁，光是打图样就花了三千，好家伙！你那点钱买钉子都不够哟。这年月，二十六卢布简直不值一提！……如今啊，老兄，花一个半卢布买一俄磅茶叶，还嫌喝不上口呢。……比方说，你瞧，我抽这种烟。……这种烟我抽着还合适，因为我是庄稼汉，普通人，要是换了军官或者大学生……”

库兹玛突然把两只手一拍，微笑着，继续说：

“当初在拘留所里有个铁路上的日耳曼人跟我们关在一起，他呀，大叔，抽十个戈比一支的雪茄烟！啊？十个戈比一支呀！照这样，大叔，一个月就得抽掉一百卢布！”

库兹玛给这种愉快的回忆弄得气也透不出来，咳了一声，他那对发呆的眼睛开始眨巴了。

“莫非你在拘留所待过？”叶甫烈木问。

“待过，”库兹玛回答说，眼睛瞧着天空。“昨天才把我放出来。关了整整一个月。”

黄昏来临，太阳落下去，可是溽暑没有减退。叶甫烈木筋疲力尽，几乎没有听库兹玛在说什么。不过后来，他们终于碰见一个农民，他说离玛洛耶村只有一俄里路了。过了一忽儿，大车驶出树林，前面出现一大块草地。仿佛有谁施了魔法似的，两个行人面前展开一幅活泼的画面，充满亮光 and 声音。大车照直闯进一群牛羊和腿上套着绳索的马当中去了。这群牲

口后面是绿油油的草地、黑麦、大麦以及白花花的荞麦花，再远一点就可以看见玛洛耶村和一座黑乎乎的、仿佛压扁了的教堂。村子后面，远处，又是层层叠叠的树林，这时候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

“到玛洛耶村了！”库兹玛说。“这儿的庄稼汉生活得挺好，可都是些强盗。”

叶甫烈木脱掉帽子，敲响那口钟。本来站在村头一口井旁边的两个农民立刻离开那口井，走过来，吻一下神像。然后开始了照例的盘问：你到哪儿去？从哪儿来？

“好，亲人，给上帝的仆人一点水喝吧！”库兹玛唠叨说，拍一下这个人的肩膀，又拍一下那个人的肩膀。“快点！”

“我算是你的什么亲人？怎么会是亲人呢？”

“哈哈！你们的神甫跟我们的神甫是叔伯神甫！你的老婆揪着我爷爷的头发，从红村往外拉！”

大车穿过全村，库兹玛一路上不知疲倦地唠叨着，不论碰见什么人都要嘻嘻哈哈闹一阵。他摘掉这个人的帽子，用拳头顶一下那个人的肚子，揪一下另一个人的胡子。他见了女人就叫心肝、宝贝儿、小母亲，见了男人总是按他们各自的特点叫他们红毛鬼、栗色马、大鼻子、独眼龙等等。这些玩笑总是引起极其活泼而真诚的笑声。库兹玛很快交了许多朋友。到处可以听见招呼声：“喂，库兹玛轮轴！”“你好，吊死鬼！”“你是什么时候从监狱里出来的？”

“喂，你们给上帝的仆人一点钱吧！”库兹玛唠唠叨叨，挥动胳膊。“快点！麻利点！”

他神气活现，大声喊叫，倒好像他把那个上帝的仆人置于他的保护下，或者他成了上帝的仆人的向导似的。

叶甫烈木给人领到阿芙多契雅老奶奶的小木房里去过夜，朝圣者和过路人照例在她那儿歇脚。叶甫烈木不慌不忙地卸下马，牵着它到井边去饮

水，在那儿跟农民们闲谈了半个钟头，然后走回来休息。库兹玛正在小木房里等他。

“啊，来了！”那个古怪的农民高兴地说。“你到饭铺里去喝茶吗？”

“喝茶……那倒不错，”叶甫烈木说，搔搔头皮，“那倒不错，可是没有钱啊，小伙子。莫非你请客？”

“请客。……可是哪儿来的钱呢？”

库兹玛站了一忽儿，大失所望，沉思着坐下。叶甫烈木笨拙地转动身子，叹气，搔痒，把神像和捐款箱放在屋里的神像下面，脱掉衣服和鞋，坐了一忽儿，然后站起来，把捐款箱又搬到一条长凳上，再坐下，开始吃东西。他嚼得很慢，就跟奶牛咀嚼反刍的食物一样，大声喝水。

“我们穷啊！”库兹玛叹道。“现在该喝点酒……喝点茶才好。……”

黄昏微弱的亮光从临街的两扇小窗子里射进来。巨大的阴影已经落在村子上，那些小木房的颜色发黑了。教堂笼罩在昏暗当中，显得横里放宽，陷进地里去了。……淡淡的红光，大概是晚霞的返照，在教堂的十字架上温存地眯眼。叶甫烈木吃完东西，呆呆地坐了很久，合起双手放在膝头上，眼睛看着窗外。他在想什么呢？人在傍晚的寂静中，看见面前只有昏暗的窗子，看见窗外的大自然正悄悄地消失，听见远处陌生的狗发出粗哑的吠声，听见生人的手风琴奏出微弱的尖叫声，是很难不思念故乡的老家的。凡是在外漂泊的人，凡是出于需要，出于不得已，出于奇想而离乡背井的人，都知道外地乡村里那种寂静的傍晚是多么漫长，多么恼人。

后来，叶甫烈木在自己的神像面前站了很久，做祷告。他在长凳上躺下，叹一口气，仿佛不情愿开口似的说道：

“你这个人不像样子。……究竟你是什么路数，上帝才知道。……”

“怎么？”

“是这样。……你不像一个真正的人。……你龇着牙笑，胡说八道，

而且，你又刚从拘留所里出来。……”

“那有什么了不得的！有的时候，就连上流的老爷也关进拘留所。……大叔，坐拘留所算不了什么，那是小事一桩，哪怕关一年也无所谓，不过要是坐了大牢，那就糟了。说老实话，我大约坐过三次大牢，而且没有一个星期不在乡公所里挨一次打。……大家都恨我，那些该死的家伙。……村社打算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们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了。”

“这可怎么好！”

“我怕什么？在西伯利亚，人也照样活着。”

“你爹娘都在吗？”

“去他们的！他们都还活着，没有咽气。……”

“可是谁来孝敬你爹娘呢？”

“随他们去。……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我头号对头和灾星。是谁挑唆村社跟我为难的？就是他们和斯捷潘叔叔。另外没有别人了。”

“你懂得什么，傻瓜。……你们的村社用不着你叔叔斯捷潘说什么就能知道你是哪号人。可是，这儿的庄稼汉为什么管你叫吊死鬼呢？”

“我小时候，我们村里的庄稼汉差点把我打死。他们用绳子套着我的脖子，把我吊在一棵树上，这些该死的家伙，可是幸好有些叶尔莫林诺村的农民路过，才把我救下来。……”

“真是害群之马啊！……”叶甫烈木说着，叹口气。

他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很快就打起鼾来。

午夜他醒过来去照看他的马，库兹玛不在屋里。在敞开的门口，站着一条白色的奶牛，从门外探头往里看，用犄角撞门框。狗睡了。……空中静寂而安宁。远处，在夜影的那一边，有一只长脚秧鸡在夜晚的寂静里叫唤，一只猫头鹰拖长声音在哀鸣。

天亮，他第二次醒来，却看见库兹玛坐在桌旁一条长凳上；想什么心